

反日帝國主義叢書之八

嚴興著

東北各省中的 國際關係

崑崙書局出版

反日帝國主義叢書之八

嚴興著

東北各省中的國際關係

崑崙書店出版

東北各省中的國際關係

一

說起中國的國際關係來，不用說，中國的國際關係，簡直就是半殖民地與帝國主義的關係。怎樣叫做半殖民地與帝國主義的關係？這可從兩方來說明。

就半殖民地的字面來說，當然不同朝鮮，安南等完全的殖民地一樣，經濟上政治上都要受另一個主權者來支配，乃政治上掛的獨立國家的招牌，經濟上是一個半自主的，換一句說，形式上雖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實質上却是一個主權不完整的國家，這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字面的解釋。

806124

再就半殖民地的來歷來說，自鴉片戰爭以來，一個閉關自守的木乃伊式的老大帝國，早已隨着聖經，火酒，梅毒，槍砲等的闖入，而倏改舊觀了，這樣深刻的奴化中國人的歷史，自然用不着多說，惟其全球總人口四分之一，與有四百二十八萬三千一百七十方哩占亞洲面積四分之一的中華，本有無量數的埋藏富源與工業原料的農產物，本有極馴順極忍耐，且價值極低廉的大量的勞動者的供給，誠然是構成資本主義溫室的一個最豐富的條件，無如事實上，資本主義國家間一方雖然互相角逐，一方却還有並行發展的機會，換一句說，全地球迄今還有無數的列強在資本主義的舞台上周旋着，還沒有一個產業會長與坐黃金交

椅的能够使全球都成爲牠的資本主義金字塔的基底，由於這種情勢，偌大一個中國遂有所謂資本主義勢力約劃分，遂使中國不至於爲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附屬，但爲資本主義各國的附屬，這便是半殖民地的來歷的解釋。

然而各國在華的均勢，也只是暫時的相安，其間明爭暗鬥，利權的爭取，商場的把持，原料的獨占，殆沒有一時放鬆過，這在中國表現爲軍閥間地盤的爭執，是再明顯沒有的。整個中國在帝國主義者口中被分爲華南，華中，華北，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華南差不多成了英帝國主義的特殊利益範圍，當是他最先轟毀中國國防的一個辭報，華中亦爲英德法等老練的資本主義國家所籠罩，雖然後起

的日本在揚子江方面，牠的輕工業，海運業等亦足爲英國的威脅，而在精製品與重工業就遠非英德的匹敵了。至於華北，在過去本是日俄角逐的地盤，然以一九〇四的日俄之戰，與一九一四世界大戰的結果，華北的均勢全破，尤其俄已成立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而另爲一個體系，與帝國主義的國家相懸殊，因此，後起的日本，在華北尤其在東北四省，便成了牠的利益圈了，此即日帝國主義所宣稱的「滿蒙特殊利益」的由來。

唯日帝國主義雖然這般執拗的宣示於國外，究竟仍是一個外強中乾的呼聲，第一，就日本本身說來，牠的資本主義的誕生與成長，非若先進的產業國家等之具有充實的

內容，乃在地主政府的懷中發達起來的，換一句說，日本的資本主義，乃成於農業半封建的束縛條件之下的，以原料和市場均覺缺乏與狹隘的日本資本主義，故不得不隨其誕生而充分帶着帝國主義的性質，即如果沒有一八九四年的中日之戰，一九〇四年的日俄之戰，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的參加，在日帝國主義的構成上，終是一個大缺限。

第二，日本既為早熟的資本主義的國家，則在生產技術的更新上，與勞動組織的更新上，如所謂機械化，標準化，分業化，強度化等等，終不及先進的產業國，尤其遠遜於合衆國，設非堅持一個滿蒙的門羅主義，終覺有競爭落伍的前途。第三，尤其使日本感威脅的，就是當前還有一個

體制各別的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固然在全世界上這兩種政權的對立，尤其一則以實施所謂產業合理化的結果，而致引起更深刻的恐慌，一則以五年計劃而着着收効，在這樣的對比之下，當不僅爲日本一國的隱憂，且是全資本主義國家的隱憂，然而在日本則尤爲迫切，以下試就各種的情形，分開來說。

一一

資本主義的黃金殿堂，單靠國內的榨取，是建築不起來的，還要靠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血液，才能充實自己的營養。考日帝國主義除朝鮮，台灣，琉球，樺太等殖民地之

外，牠的唯一而且重要的來源，就在我國的東北四省，即日本所稱爲滿蒙者是。

東北那四省呢？就是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等四省，牠的面積，約有日本三倍之大，牠的農產鑛產及水力，較之現今擁有世界財富之半的美之密士失必河流域還要豐富，大概說來，單是農產物一項，其每年的輸出額，約可值二億四千餘萬海關兩之譜，其他蘊藏的富，則有十二億萬噸之鐵，二十五億噸之煤，是爲重工業發展的有力的槓杆，再如撫順煤鑛的層岩，其中含有油岩的約有五十二億萬噸，可提煉出三億五千萬噸的上等煤油，如每噸以十五元計算，即有五十二億五千萬元的利源，再如化學農肥

，每年亦可由撫順煤炭中抽取三十萬噸硫安，照現今的市價估算，每年亦可獲利四千餘萬元，再如軍用上，化學工業上，曹達與寶達灰實爲重要的要素，而在東北各省中，幾乎觸處皆是。若從事製造，每年至少亦可獲一千五百萬元的純益，再如爲飛行機及其他工業上最重要的原料如鎂與鋁，東北的埋藏亦至爲豐富，大概的估計，亦可值七億五千萬元，以上種種，當然值得日帝國主義者的垂涎，當然要千方設計地完全取在囊中，藉以強固自己的地位，自是意計中的事。

無疑意的目前東北經濟的支配權，已完全落在日帝國主義的掌握之中，牠對東北的投資總額，據一九二九年的

年終計算，已達十四億六千八百四十萬五千圓，其對農業的投資，則為二千二百四十萬圓，鑛山業則為一千一百六十萬圓，發電所為三千六百一十萬圓，工業為一億五百六十萬圓，運輸為六億七千九百九十萬圓，銀行為六千七百二十萬圓，商業為一億一千七百七十萬圓，其他各種企業，則為五千一百二十萬圓，要之在東北方面，從重工業到批發商業，從鐵路到旅館業，從大銀行到農產物檢查場，無一不為日本資本所支配，日帝國主義對於東北的設施，由此可見一般。

但是日本在東北，雖有這樣的經濟的支配權，而足使牠寢食難忘的却有二大阨憂，一是蘇聯，一是美國。美國

雖爲歐戰後的資本主義的大本營，而在亞洲方面伸足較遲，此卽牠對中國主張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由來，關於日美對立的情形，容俟後面，此處試先就日帝國主義所負的反蘇聯的使命與其自身的利害迫近的關係一述。

日本支配東北的根源，始於一九〇四年的日俄之戰，這是人所周知的事實。元來帝俄時代，於一八九六年已從中國獲得延長西伯利亞鐵路而貫通黑龍江吉林二省的權利，又於次年從中國獲得旅順大連一帶的租借地，並哈爾濱到旅順的鐵路敷設權及鑛山探掘權，那個時候，不僅東北在帝俄視爲囊中物，即與東北接壤的朝鮮，亦視爲牠的囊中物，日本此時忍無可忍，遂借日英同盟的護符，竟與俄

國一戰。戰勝的結果。不僅確立了在朝鮮的支配權，且已獲得旅順大連及附近一帶（即日本所稱爲關東州的），並南滿鐵路與樺太島的南半，於是日帝國主義的內容更加充實，尤其重要的，牠的製鐵業在數量上尤有可驚的發展，日帝國主義真不負此一戰，帝國主義之帶着濃厚的血腥，於日本尤其顯然。

但自歐戰以來，俄國的工農羣衆已起來推倒他們的貴族地主與資產階級的統制，而建立了工農民主的蘇聯，這在蘇俄以外的貴族地主的統制與資產階級的統制看來，是極不順眼的一件事，也是極堪發抖的一件事，猶憶某國大革命時，某皇帝上斷頭台的消息傳播於各國的時候，會有

某皇帝竟驚奇的說道：「人民簡直造反」！旁邊有一個臣子說道：「陛下，這不是造反，乃是革命」，在這種革命後之無產階級的狄克推多，不用說，在他們看來，尤其是歷史上第一次的「造反」，他們之痛恨蘇聯，甚於洪水猛獸，防備這個「造反」事件的傳播，甚於豫防「百斯篤」，雖然蘇聯一再宣言「排除秘密外交」，「廢除對於小民族殖民地之壓制」，「放棄由侵略所得的土地和租界」，且不僅宣言，並已實行，這在帝國主義者中間業已少了一個分賊的主兒，也無損於他們的獅子的份子，對於蘇聯應該可以高枕無憂了，無如帝國主義者當中，仍然是驚悸無措，是的，大概最可怕同樣的事件爲自己的下層所扮演，

而波及自己的寶座罷。

帝國主義者對於蘇聯的防護，不僅在自己的國內有許多設計，且十分真實的替中國擔憂，其中最肯出力，最能替中國人盡義務的，要算是日帝國主義。

元來俄國的十月革命成功之後，資本主義各國就提議共同出兵西伯利亞，或直接掃平蘇俄，或間接幫助俄國的白黨，以便剿滅赤都，於是英美法意日的海陸軍都浩浩蕩蕩的殺到海參崴來了，可憐自顧不暇的中國，內戰都忙得不了，那裏有閒心禦外，偏礙於日帝國主義的「忠肝義胆」的好意，也不得不訂立所謂「軍事協定」，是項軍事協定，一爲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五日，駐日公使章宗祥和日

本外務大臣本野一郎所交換的共同防敵公文，一爲同年五月十六日陸軍委員長靳雲鵬和日本陸軍委員齋藤季次郎在北京所結的共同防敵協約，一爲同年九月六日徐樹錚與齋藤季次郎又結有陸軍共同防敵實施的詳細協定，日本對於蘇俄這樣的鄭重將事，且於協定上規定如兩國進兵貝加爾，阿穆爾兩省的時候，指揮官則屬諸日本，如從滿州里向後貝加爾進兵的時候，指揮官則屬諸中華，同時日本又可派一支兵從庫倫進向貝加爾方面，於是中國也只好派兵跟着資本主義的各國向蘇俄出發。

却說英美法意日連同中國的軍隊雲集海參崴的時候，曾共同宣言，要把海參崴附近的地方，置於協約國保護之

下，這是一九一八年七月初六日的情形，但到一九一九年，勞農政府則已載定鄂穆次克、伊爾庫次克，貝加爾，阿穆爾沿海等省，協約各國以俄人既有統一能力，當不可再行干涉，遂於一九一九年三月，皆已先後撤兵，獨日本始則挾着白黨謝米諾夫，通過貝加爾，占據鐵路，在赤塔組織本部，又挾着白黨卡米爾哥夫，在哈巴羅甫喀設立司令部，並分兵向海蘭泡，阿穆爾，伊爾庫次克，迨勞農政府載定各地之後，不惟不隨同各國撤兵，且反增兵至七萬餘，隨又藉口說海參崴的俄兵要襲擊日本軍械，遂索性占領了海參崴，旋即將沿烏蘇里鐵路到哈巴羅甫喀，沿黑龍江到尼港和庫頁島（樺太）的北部占領，由此，足見日帝國

主義者的勦赤熱烈，尤其替中國人抵禦赤俄亦有這樣的熱烈。

皮相的中國人，或許以爲日帝國主義真是一幅忠義肝，由中國境內對蘇俄布防，且對蘇俄侵略，以爲是對於中國的一個幫助，實際日本何曾是如此，他一方要把中東路劃入他的所謂滿鐵王國之內，兼北滿而有之，一方又深恐赤菌蔓延東北，致危及日帝國主義的生存。他深知道在中國現狀喘息之下的人民，實有赤化蔓延的可能，若赤化直接掠東北而過，他的所謂滿鐵王國將失其依據，帝國主義的營養亦失其來源，這就是他代中國抵禦蘇俄的所謂忠肝義膽的本來面目。

而且日本不僅把蘇俄當作傳播赤菌的來源，就是國民黨所宣傳的收回領事裁判權，收回租界的呼聲，也差不多認爲是赤化，東北地帶之所以遲遲掛青天白日旗，遲遲始有黨部的設置，大家當然都知道唯一作梗的就是日帝國主義從中作祟。

要之日帝國主義處心積慮的是要將東北在政治上經濟上均放在他的支配之下，他以為放在他的支配之下了，赤化的傳播就可無虞（實際日本於一九二二年將西伯利亞駐兵完全撤退的，就是由於他的士兵的反抗，聽說日本軍事長官將其中反抗最厲害的士兵銃殺了若干人之後，到頒師回國時，始以戰死的名義通知該士兵的家屬而給以獎狀，

却未宣布係爲士兵反抗且過激化的原由），且還負起一塊「替天行道」的招牌，說這是國際上的義舉，不僅替中國做了防禦線，且替國際上做了防禦線，好一個國際上的義舉！

當一九二三年中俄恢復國交的時候，他所覬覦的一條中東路，竟歸中俄共管，於是日帝國主義大起醋意，卽由該國駐華公使芳澤向中國威迫利誘的強要修築洮南到昂昂溪的一條鐵路，以便囊括北滿而抵制中東路，查昂昂溪本是中東鐵路的一站，而日本之要建築洮昂鐵路，就是要橫斷中東鐵路，以便北滿貨物由海參崴出口的可改由大連港出口，這不僅在經濟上有意義，就是在軍事上政治上也是

有勦赤禦俄的使命的。

實際這個勦赤禦俄，除各國的利害衝突之外，可說是
一致的，蓋自蘇聯成立以來，資本主義國家就成立了一個
共同反俄的戰線，這個最典型的機關，就是戰後成立的宰
割弱小民族的所謂國際聯盟。日本爲國際聯盟中最有實力
的一個會員國，他在中國的東北一方所謂文化的武化的種
種設施，當然是加強其殖民地化，同時當又是反俄戰線的
工作，猶憶去年前法領東非總督安格魯維安氏旅行滿洲之
後，說過以下的話。

大意謂「我旅行滿洲之後，我大有所得，此地在中國
。算是極平和，極繁榮的區處，唯此地的開發，才三

十年以來的光景，茲則這樣發展，繁榮，是不能不歸功於日本。如果日本像拋棄山東半島而拋棄滿洲，則此地將蒙極不幸的結果。因為山東半島自從華盛頓會議因各國的干涉，而交還於中國以來，中國人民以黃河失修的原故，每年直有三十萬乃至四十萬的災民來託庇滿洲以求活的原故。如長此仍舊，滿洲北部在冬期冰點下四十五度的區處，怕都有人滿爲患的可能。

「幸而日本雖受美國的壓迫，還未有將滿洲拋棄。元來日本人生長於風光明媚的地帶，固不能來此地與中國乞丐式的下層民相競爭，但滿洲在日本的原料資源上，是決不可少的。

尤其要注意的，此地與蘇聯接壤，日本不可不防護赤毒的傳播。日本在這個義務上，雖遇任何強敵，決不「惜一戰」。

「我爲希望此地平和起見，並爲此地的住民求安堵起見，爲防止赤化亞細亞起見，就不僅希望日本單是注意滿洲的經濟，且要進一步鞏固在滿洲的政治地位，最好是日本將滿洲的鐵道幹線，全部收於掌握之中，而將中東鐵路蘇俄的部分代中國買收過來。若美國干涉勇敢的日本人出兵西伯利亞的舉動，是我所最引爲遺憾的（譯見日本月刊本年六月號所載）。

我們看了法帝國主義代辯者的這段話，我們作如何感

想？這般帝國主義者們深知道在經濟上落後的亞洲，如中國，印度，馬來西亞，阿富汗，波斯，朝鮮，印度支那等處，在政治上有先於歐洲的可能，換一句說，這些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區處受帝國主義與封建層蹂躪的結果，實亦化最好的營養地，若不藉日本作有力的屏藩，從其發祥地施以英勇的隔離，全帝國主義國家的基礎，勢必坍塌無餘，所以日帝國主義這支勦赤對俄的生力軍，可說是國際反俄戰線的最有力的部隊。

尤其此次爲世界帝國主義牙城的合衆國經濟恐慌以來，瞬即波及於拉丁亞美利加及太平洋諸國，再越大西洋使全歐也陷於深刻的不景氣，再如銀本位諸國如中國，印度

支那，印度等處，尤其因銀價的慘落，也呈現了嚴重的恐慌的形勢，這一個恐慌的結果，在主要的工業國家裏，失業者數已達一千七百餘萬人，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家，無業的與失業的更是不計其數，而蘇聯的五年的計劃，却着着收效，且有某幾種工業業已超過了計劃中的預定步驟，這樣，帝國主義各國遂以經濟危機為起點，而更加緊其反俄運動，以為是佔全球面積六分之一，佔全世界人口六分之一的蘇聯未有劃入資本主義的體系，而獨自成立社會主義體系的原故，不知此種經濟危機係隨資本制度以俱來，乃資本制必然的現象，尤其因戰後資本主義各國為恢復戰前水準的產業合理化的實施，關稅壁壘的加高，縱橫

裨固的軍備，減價競爭的探併 *Dunlop* 等等，皆為深刻恐慌的直接種因，換一句說，即為帝國主義第三期所不能免的恐慌，然而帝國主義各國率皆集矢於蘇聯，亦若經濟恐慌直為蘇聯所釀成，可謂再愚魯沒有了。

本年五月十八日俄外長李得芬諾夫參加日內瓦國際聯盟歐洲同盟會議時，有以下一段的話。

俄國每年由工業品的輸入，原料品的輸出，使通商國失業問題得以減輕，這樣是否加緊了世界的危機，抑或減輕了這危機的程度？蘇聯每年自德奧英波諸國輸入百分之五十乃至百分之七十五的機械配件，試問這種事實是否加緊了世界的危機，抑或減輕了那危機的

程度？沒有問題的，蘇聯輸入逐年遞增的事實，正是減輕世界經濟危機的重大要素。在一九三〇年內，美國播種器具的百分之五三·五輸給了蘇聯，同時蘇聯輸入的織呢機器，佔了英國出品的百分之一二，農具方面，佔了德國全部農具百分之二十三。其他從德國輸入的產品也不少，如機器的零件占百分之二一，他項未註名的機器也占百分之一一。在一九三〇年頭一季的時間裏，波蘭鑄造的總額共爲七七·一〇〇·〇〇噸，就中三〇·八〇〇·〇〇〇噸運銷外國，而蘇聯就購買了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噸。根據這種種事實，蘇聯的國際貿易是否加緊或減輕目前經濟危機

，我們就只有一個答案了（據國聞週報第八卷第三十
一期）。

李德芬諾夫氏這一席話，頗引起英法德諸國之好評，
即資本主義國家關於經濟危機的引起，已充分承認與俄國
無關了，畢竟以兩個政權的對立，終歸是帝國主義前途的
一大暗礁，所以仍得加緊反蘇聯的戰線，不幸得很，中國
的東北，恰為反蘇聯的最好的地段，而日本的地位上亦適
為反蘇聯的前鋒，所以日本的許多政策，無一不是為制俄
，如橫斷中東路的洮昂鐵路，固屬明目張膽的制俄，即所
稱為特殊權益的商租權問題，亦屬制俄的重要政策。查所
謂商租權的，即日本在滿洲解決土地問題的意義，解決了

土地問題，即可移植的大批的人口，一方從事經濟的侵略，一方又可作對俄設防的十字軍，前滿鐵總裁後藤新平曾說，「如能於十年之內，移五十萬國民於滿洲，俄國雖倔強，亦不敢胡亂同我開戰，彼時和戰緩急之制命，均將落於我之手中」（見滿蒙之諸問題六——七頁），由此可見日本處心積慮的反俄，處心積慮的因反俄而積極侵略，於是我東北遂無寧日了。

三

以上我們敘述了東北的國際關係，完全係反俄戰線的國際關係，然而反俄戰線中又有利害衝突的國際關係，其

中最露骨的要算是日美的對立，日美對立又可分爲直接的對立和間接的對立，試先從直接的對立說起。

元來英法日德等在中國早已設定勢力範圍的時候，而美國在中國還無何等租借條約的締結，勢力範圍的協定，這當然係當時美國條件的不足，換一句說，美國在當時，還僅僅只有商品的輸出，而無資本的輸出，故到一八九九年，美國關於對華的貿易才有門戶開放的宣言，然而那時候美國所說的門戶開放，也不過是商業上求得和各國的平等，却沒包含何等投資的意義。

到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攻打北京的時候，美國門戶開放的宣言，便適用於俄國，即因俄國不履行滿洲撤兵的條

約，有佔據東三省的意思，故又高唱「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即美國的意識，（一）要排除全中國的各國獨占的勢力範圍，（二）則促進美國的商品及資本的輸出，蓋美國在此時，已不僅單是求得商業上的平等了。至日俄戰爭以後，美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原則，已隨日帝國主義在東北的優勢，而直接針對着日本，此後就是日美對立的層出不窮的趣劇了。

當一九〇五年五月，俄國海軍在高麗海峽被日本殲滅的時候，於是美總統羅斯福設法調和，卒得日俄兩國的同意，乃於八月九日開和平會議於美之朴芝茅斯 Portsmouth，是為朴芝茅斯條約。美總統既從中斡旋，故又聲明滿州門

戶開放的原則，旋於一九〇六年派遣商業代表團來滿州觀察，未幾又有美國鐵路大王哈利曼 Harriman 氏到日本的聘問，彼時日本以戰後的彫敝，且由俄國獲得的南滿鐵路亦無資力藉以整理和利用，於是哈利曼氏在日本大受歡迎，好像哈利曼氏恰爲日本的救星一般。不知哈利曼氏實抱有掌握世界一周的交通路的計畫，一方想從俄國買得中東路，更想獲得經西伯利亞而達波羅的海的鐵路的使用權，他方想從日本獲得南滿鐵路的管理權，於是再以汽船橫斷大西洋太平洋，而達世界一周的交通路的目的。哈利曼氏的計劃如此，故由美國駐日公使先與日本首相桂太郎商酌，便向桂太郎說道：「南滿鐵路非改善不可，然如加以改善

，舍哈利曼無出其右者。因彼與美國銀行家關係最密，故由彼之周旋，籌措日本必要之資金，殊覺容易，如由彼之計劃，將在經濟上政治上使日美關係，更加親密」（據日文本國際資本戰三九一頁）。桂太郎環顧當時日本的環境，知戰後的疲敝，無法救濟，又時恐俄國的復讐，遂與哈利曼氏締結豫備契約。該契約的大意，即組織日美新迪加，而收買南滿鐵路及其附屬物，新迪加的組織上雖規定依日本法律組織，且由日本人管理，然有時亦可變更組織，結果，算是把代表弄成平等了。

哈利曼氏隨挾着這個豫備契約，凱旋回國了，以爲這箇契約一朝實現，美國在資力上，定可由平等的權利而變

爲優越的權利，且可藉此將日本在滿洲的勢力範圍，變成美國的勢力範圍，哈利曼氏正在籌躇滿志的時候，桑港道上忽地接着日本一封毀約的電報，蓋適當哈利曼回國的路途中，而由樸資茅斯回國的日本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已抵橫濱，很厲害的指摘該政府的失態，指摘美政府的巨測，於是這一段交涉遂烟消雲散了，此爲日美關於中國東北的衝突第一次。

哈利曼氏世界一周的交通大計劃失敗之後，又從事第二步的計劃，這就是所謂滿鐵併行線的計劃。當哈利曼聘問日本的當中，曾與該國駐高麗副領事司徒萊Strasler氏晤面一次，晤面之後，即稱司徒萊氏頗有幹才，隨即推荐於

美國外務部，而昇遷爲奉天總領事，以便實現其滿鐵併行線的計劃，然則如何實現？哈利曼氏明知再由美國人出面，必遭日本人的注意，至中國政府當然是有求必應了。計劃已定，遂由司徒萊氏串通英國鮑林商會（Parsons & Co.）出頭，而以延長京奉線的口實，向中國要求修築從新民屯達到法庫門，直展到齊齊哈爾的鐵路，中國政府果然是有求必應，遂滿口應允，畢竟日本人倒腳尖眼快，提出很厲害的抗議來，說是抵觸了中日的什麼不建築滿鐵併行線的密約，於是這個計劃又失敗了，這是日美關於中國東北的衝突第二次。

但是這一個計劃雖然美國又遭失敗，而其代理人奉天

總領事司徒萊氏又製成了新的計劃，這個計劃，就是滿洲銀行的計劃。剛剛這個時候，正是袁世凱當清政府的要路，正想藉美國的勢力來牽制日俄，以便鞏固自己地位的時候，於是以其心腹徐世昌爲東三省總督，以唐紹儀爲奉天巡撫，選與司徒萊商談向美借款的情形，果然一說即合，好像是一相視而笑，莫逆於心一的光景。他們彼此商談的結果，大概先設一中美合辦的滿洲銀行，資本爲二千萬元，可以開發滿洲的森林與鑛山，可以建築以中東路的齊齊哈爾爲起點，達到黑龍江畔的中俄國境的黑河的齊黑鐵路，這是當時東北大局與美總領事協定的大概。

當時袁世凱爲實現這個協定起見，便以答謝庚款退還

的名義，派唐紹儀到美國答謝，實際的使命，便是成立滿洲銀行的借款契約，他方奉天美總領事司徒萊氏復與英國鮑林商會商權關於由滿洲銀行所得的齊黑鐵路，與由鮑林商會所得的新民屯齊齊哈爾鐵路兩線合併的情形，而以京奉路一站的錦州爲起點，黑河南方瓊瑯爲終點，是即所謂錦瓊鐵路的問題，如果這條錦瓊鐵路成功，則南滿綫失其作用，而中東路亦必大受影響，可惜美人這個一箭雙鵰的計劃，竟又遇着坎珂，即剛剛在這個時候，清光緒帝及西太后先後去世，而袁世凱的仇敵醇親王竟又攝政，於是袁世凱去職，於是唐紹儀的使命亦自然消滅，而所謂滿洲銀行行的計劃，亦無形煙消了，這是日美關於中國東北的衝突

第三次。

美國對華尤其對東北投資慾的熱烈，畢竟按捺不住，上一個計劃失敗之後，隨又有一九一〇年美國國務卿羅克思因^{Rockwell}滿鐵中立的提議？該提議的大要，係以中日英美德法俄七國的名義合資，收買中東路與南滿路，由聯合國國際委員管理，使中國完全享有滿洲政治上的一切權利，以便實現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原則。同時關於錦瓊鐵道的敷設，亦可由聯合國國際委員的合資舉辦。美國政府所以有這個提議的，據美政府自己的觀測，這個提議，在當時却有實現的可能，（一）中國方面，不成問題，反正中政府是不與瓊疵的；（二）英國外務大臣格雷也是贊成門戶開放

主義的，此外還有鮑林商會並是此中支持者之一，英國亦無反對之理；（三）俄國中東鐵路的監督兼大藏大臣的科哲夫氏，恰是贊成出賣中東路的一人，俄國自無異議，這樣，以英美俄三國壓迫日本，日本亦當就範，所以美國的需鐵中立案就提出了。

不料俄國方面，贊成該提案的，就只有科哲夫一人，其他如中東路的副總裁，尤其陸軍部方面，覺得連絡俄都與海參崴的唯一鐵路，竟由外人來支配，單就國防上說，也是一個一威脅，於是一方極力反對，一方且由外務部通知日本，協議反抗的對策，在日本亦當然樂意接受，於是五年前的深冤舊仇的日俄，茲則以利害關係的迫切，遂有

一九一〇年的日俄協定，各發了一封反對的回答給美國了。英國的格雷，雖然是原起贊助美國的，而此時亦竟以和事老自居，於是美國亦覺得挽回無術，該提議因之又擱淺了，這是日美關於中國東北衝突的第四次。

在一九一一年的時候，有所謂四國借款團出現，那四國呢！就是美英法德，實為美國所發起的。表面上該借款團雖為改革滿洲的幣制，實際仍是企圖攫取該地域內的利權，然在當時，與東北有特殊關係的，畢竟為日俄兩國，如日俄兩國不加入借款團，勢必遇事掣肘，所以後來又加入日俄兩國，於是由四國借款團成為六國借款團。不過六國借款團對於中國的條件，非常苛刻，如監督與擔保等項

，多涉及中國的內政，中政府殊難接受，所以，雖然是一個絕大的金融托辣斯，在中國沒有何等效果，因之美國資本依然停滯在美國的倉庫中，對中國毫未發生作用。隨於一九一三年美國政權由共和黨移到民主黨的時候，遂藉口不欲以借款干涉中國內政的理由，而退出銀團了。

但到了一九一九年的時候，又由美國提議，新組織四國銀行團（美法英日），唯此時仍為民主黨當權，其原因乃為下列三種：（一）美國資本戰時中的大發展，（二）戰時中對華貿易之非常激增；（三）對華單獨投支的困難，所以又有這個新提議。不過美國的目光，仍然注射於中國的東北，觀其所提的草合同（一）參加國凡在中國所得

的優先權及既得的借款利權，應提供於新借款團；（二）聯合辦理將來各種借款事務，這顯然與日本在東北的權利有抵觸，於是日本提議：「日本在滿蒙有特殊關係，所以日本在滿蒙的權利和取捨權應作為例外，不受本合同約束」，美銀團抗議，日政府隨又將保留區域減為南滿與東蒙，美仍提出抗議，日政府隨又提出新保留案：「凡涉及南滿東蒙的借款，在日政府觀之，如對於日本經濟及國防造成嚴重防碍者，日政府保留施行必要的方法」，美仍覆牒拒絕。

這件事磋商了許久之後，經美銀團代表拉門德與日本銀團才重新規定該合同的範圍。

(一) 南滿鐵路與其現有的支路及鐵路附屬品的鑛產，不在新銀行團範圍之內。

(二) 洮熱及接通洮熱而達海口的鐵路，歸入新銀行團合同條款之內。

(三) 吉會，鄭家屯，洮南，開原，吉林，吉長，新奉，四平街，鄭家屯鐵路，皆在新銀行團範圍之外。

銀行團這一幕才由此終結，要之都是日美在東北衝突的表現，這是他們衝突的第五次。

一九二一年的華盛頓會議，據日本人看來，好像美國成了最高法院，中國爲原告，日本爲被告似的，實際美國何曾是顧恤中國，不過是想把日本在華的利權弄到美國的

荷包內罷了。這次會議，美國打破了英日同盟對於中國的牽制，而代以英美日法的四國協定，總算是美國人最開心的一件事，尤其在軍備上劃定了美英日的一個五，五，三的比例，更足以顯示美國在太平洋的霸權。

日本此次在軍備上得一個三與五的比例，又失卻日英同盟的一個大臂助，自然是受了美國的一個大威脅，然而還不只此，上文說的各國出兵西伯利亞的事件，而日本延不撤兵，也在華府會議席上受了美國的一個大打擊。元來各國這次聯合出兵，表面是救援捷克軍隊出險（捷克軍隊在歐戰的時候，曾爲內應德奧而假意投降於俄國，然到後來勞農俄國竟與德國講和，致捷克軍隊爲赤軍所逐，而沿

西伯利亞逃回，故英美日法義五國共同出兵援救捷克軍隊（），實際是圍困勞農俄國，讓牠即時瓦解的。卻說當時各國本議定每國出兵七千五百名，而日本出兵的額數，卻已達七千五百名的十倍，所以美國此時即已大澈大悟，覺得赤俄本是應該反對的，但是反赤的首先的利益，卻在日而不在美，即中國的東北若無赤化之虞，日本在東北的侵略，將益加展開，於是美即對日提出抗議來，質問日本何以不顧公約，而以十倍的大兵駐屯西伯利亞？畢竟日本不會接受，於是美國到了一九二〇年一月（共同出兵是一九一八年七月的情形）索興將七千五百軍隊與鐵路技術員從西伯利亞撤回本國去了。

在美國人看來，替人家打江山，本是一件「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事件，雖然是一個共同反俄的戰線，終歸抵不過自己尤爲迫切的利害衝突，故在自己撤兵之後，仍然接二連三的向日本提出抗議，硬說「西伯利亞已無出兵的必要，請日本速即撤兵」，然而日本仍不撤兵，以挾白黨而貪圖自己權利之故，頗爲蘇俄所刺骨，於是駐屯尼港的日本將士，致爲蘇俄的巴爾地山（決死隊）所勦滅，這是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二日的事情。日本將士受了這一懲創，更加有所藉口，於是迫脅蘇俄的賠償，而占領了北樺太，這個消息傳到美國之後，對日又是一道抗議，便說：「如果因尼港事件而必需占領土地，就應該占領發生糾紛的尼港

，爲什麼要占領煤油豐富的北樺太？日本也是左支右吾的給一回答，美國不得要領之後，便於華盛頓會議時將此旨通告列強，而日本除犧牲十億圓於冰天雪地之外，也無條件的撤兵回國了，這是日美關於中國的東北以及對俄出兵的第六次衝突。

要之日美在中國的直接衝突，亦不限於東北。如福建軍港借款問題（即美國想以福建的三都澳爲他的海軍地，這自然是最惡辣的向日本挑釁，卒因日人強烈的反對而中止），山東運河借款問題等都是，然他們衝突的焦點，要算是中國的東北。然則美人何以這樣注意中國的東北？未必真正如一般人所說的「正義人道」特代中國人抱不平麼

？當然不是，姑無論美國人對亞洲抱門戶開放主義，對美洲抱門羅主義，已可燭見其肺肝，而況他所對日爭持的，明明是想在東北代替日本人的地位，以便染指同密士失必河流域一般的富源，這不是擺在我們面前的情形麼？

以上所說的，爲日美直接的對立，現在試述日美間接的對立。何謂間接的對立？說到這裏。究不能不說及他們彼此的對華政策。唯說到他們的對華政策，當然要依據他們對華貿易的比例，如比例有很大的懸殊，其間，政策自不能不爲貿易的比例所左右。試據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九年的中國對外貿易看來，輸入則從七億六千萬海關兩到十

二億七千萬海關兩，其增加率爲六六%，輸出則從五億四千萬海關兩到十億二千萬海關兩，其增加率爲八八%，這是中國近十年來對外貿易的大概。就中從中美貿易看來，其對華輸入率係從一八·〇六%到一八·〇二%，輸出則從一二·三八%到一三·五七%。從中日貿易看來，其對華輸入率係由三〇·〇四%到二六·四二%，輸出則從三〇·五〇%到二九·一六%，其間在輸出入率總計上，美雖優於日，而在數量上，日則絕對的超於美國很遠，換一句說，日美在中國的對外貿易上，日本佔絕對的第一，因此，他們對華政策的途徑，我們就可窺知大概了。

美國現時的對華貿易，因爲遠不及日，所以美國與其

說是注意中國的現在，寧說是注意中國的將來，換一句說，中國在割據狀況之下，他是最不願意的，他最希望中國有一個完整的統一的中央政府，彼時他當可由他的經濟的優位戰勝他的競爭者，再換一句說，他在中國既無領地，又無何等可資保護的特權，他的對華貿易以及投資的唯一路線，只有通過統一的中央政府的路綫才行，所以他關於對華的設施，多少是擁護中央的。至於日本便不同了，他有獨占的販賣市場與原料取給地，他與其希望中國的統一，寧說是中國的割據形勢，如在華南華中高呼打倒英帝國主義的時候，或許還裏陰外陽地對中國人表同情，但在華北，尤其在東北數省，那他就毫不客氣地要擁護他的所謂

「特殊權益」了。

美國的對華政策，表現得最明顯的，就是他對華的所謂率先外交，如關於庚子賠款問題，則率先退還，關於關稅自主權問題，雖然在新締的條約（一九二八年）第一條第二項上插入了最惠國的條款，而在第一條第一項上，依然承認了完全國定關稅的原則，這當然都是擁護中國中央政府的一切表現。再如當一九二六年國民軍的北伐着着成功的時候，大概列強都爲保持自己的權利之故，都不歡迎這種新興的勢力，然在美國，如國務卿凱洛格於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日對華的聲明，乃是：「合衆國常希望中國的統一，獨立及繁榮。合衆國希望各國在華的關稅管理及治

外法權，趁早廢止。美國國民來華，不必要何等特權，獨占和特別利益乃至勢力範圍，美政府所希望的，只要對美國國民在華的合法的職業，同其他國民與以平等的機會」（見日文本美國之對華經濟政策一三三頁）。由這段話看來，顯見得就是美國對華以先不曾有何等勢力範圍的表現，因為自己沒有勢力範圍，所以極力想打破勢力範圍，以求機會均等，然而這許多企圖，單在中國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才能實現的，即是要通過中央政府的路線。

自英日同盟解消之後，英美在華的妥協點，較之英日在華的妥協之點殊多，尤其最近一年來，美英提攜的對華的情形更見明顯，譬如國際聯盟的機關，大半可說是英國

的御用機關，美國並非國際聯盟的會員國，然如對華的所謂金借款，以及甘默勒顧問團（中國財政部顧問團）等等，無一非英美的協作的表現，唯英國自身此刻當沒有實力，所謂整理中國內外債之後，而大行其投資等等，自然唯美國是賴（英國當然亦可從中漁利）。據甘默勒顧問團所擬的金本位制看來，中國採用金本位之後。仍無金幣的流通，而只有銀，鎊，銅幣及中央銀行券的流通，唯流通的雖非金幣，而金本位基金至少要占鑄幣總額之三五%。這金本位基金，（一）爲金塊及金貨，（二）爲銀，鎊，銅等信用貨幣，其間（一）與（二）的比例雖未有指出，究之金塊及金貨。勢非仰給外國不可。然則中國究竟向那

一國去借，這自然是落在美國頭上，據美國的聯邦準備銀行現有的金額看來（由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一年四月），已由四十一億美金圓增至四十七億金元，已達全世界中央銀行的金額四成以上，於是讓中國的內外債整理之後，即有了統一的中央政府之後，美國黃金的洪水遂至破浪而來，跟着中央的路線直瀾漫全國，於是美國的夙願便償了，美國的率先外交與擁護中央的企圖，也便在此。

然從日本人眼中看來，美國人越是同中國人打得火一般的熱，他便愈不可賴，因為中國若真正統一了，他的青白旗將要插遍全土，若是不幸而插遍東北各省了。又如何是好？這是日本人最難安枕的一點。不幸皇姑屯的炸彈竟

沒有戒除後患，後起的東北長官竟亦傾向中央，這在日本便更加摸頭不是腦了。

元來日本人的如意算盤，以爲東北數省老是做他的資本主義的殖民地，東北數省的地盤，老是割據的形式，即對中央則獨立，對日本則恭順，如此下去。日本庶乎喫着不盡，無如現在的東北當局。好像不易調度，在他看來，好像同中央一樣，都帶有很濃厚的 *Mongol* 色彩，於是就有一不做，二不休的九月十八日的瀋陽事件開始。

尤其使日本人不愜意的，就是東北自修鐵路與葫蘆島築港的事件，他以爲如中國三大幹線（一）綏遠（撫遠）

——同江——依蘭——海林——敦化——吉林——海龍——

通化——安東——三道浪頭。(二)黑河——通化——克山——齊齊哈爾——洮南——通遼——打虎山——葫蘆島。(三)葫蘆島——錦西——朝陽——赤峰——圍場——熱河。一經成成，則滿鐵線將成爲呆線，大連港亦成爲呆港。所以他便迫不及待的施其所謂「膺懲」手段了。

同時他以爲中國那裏有如許資本來修路和築港，仍十分地相信美國資本在抱腰，譬如一九三〇年十一月駐日美公使突赴滿洲時，便認爲是關於東北鐵路投資的問題。且他又眼睜睜地看見了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國民政府所公布的東北交通委員會暫行組織條例二十條中，如第十五條：「本會通常會務，由本條例之職掌範圍處理之。關係

重要之興革事項，由全體委員會議席上決定，經主管部及東北最高行政機關之認可施行。其於外交有關之事項，由中央直接處理」（點爲筆者所加），尤其相信了東北的長官，以後不能運用自如，其重心偏偏移在中央，而中央又似確然在覬覦東北很久的美國人支持之下，他便不得不下決心了。由此看來，日本之打擊中央與中央一氣的東北最高長官，就是所謂間接的日美對立了。

要之中國的東北數省，真是亞洲的巴爾幹，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倒底是赤白之戰（反俄戰線）在先。或是分割之戰（主要是日美）在先？要視今後的推演如何了

崑崙書局

最新出版反日帝國主義叢書預告

在反日救國運動中人人必讀的

「反日帝國主義叢書」

1. 日帝國主義的經濟狀況
2. 日帝國主義的社會狀況
3. 日帝國主義的政治狀況
4. 日帝國主義與中國市場
5. 日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簡史
6. 日帝國主義侵略東三省之概況
7. 東三省的經濟概觀
8. 東北各省中之國際關係
9. 日本侵佔東北之必然性與其前途
10. 日帝國主義進攻中國與國際聯盟
11. 日帝國主義與第二次世界戰爭
12. 中國怎樣對付日帝國主義

每冊實價一角八分各書均在排印中不日出版

1931. 10. 10 出版

1—2000册

~~~~~  
版權所有  
~~~~~

實價一角八分

東北各省中的國際關係

嚴興著

崑崙書店發行

上海浙江路保康里五〇二號

#16
662477

662477



104
15000